

# 資治通鑑

唐紀六十三  
唐紀六十四  
第一百二十五册

205  
113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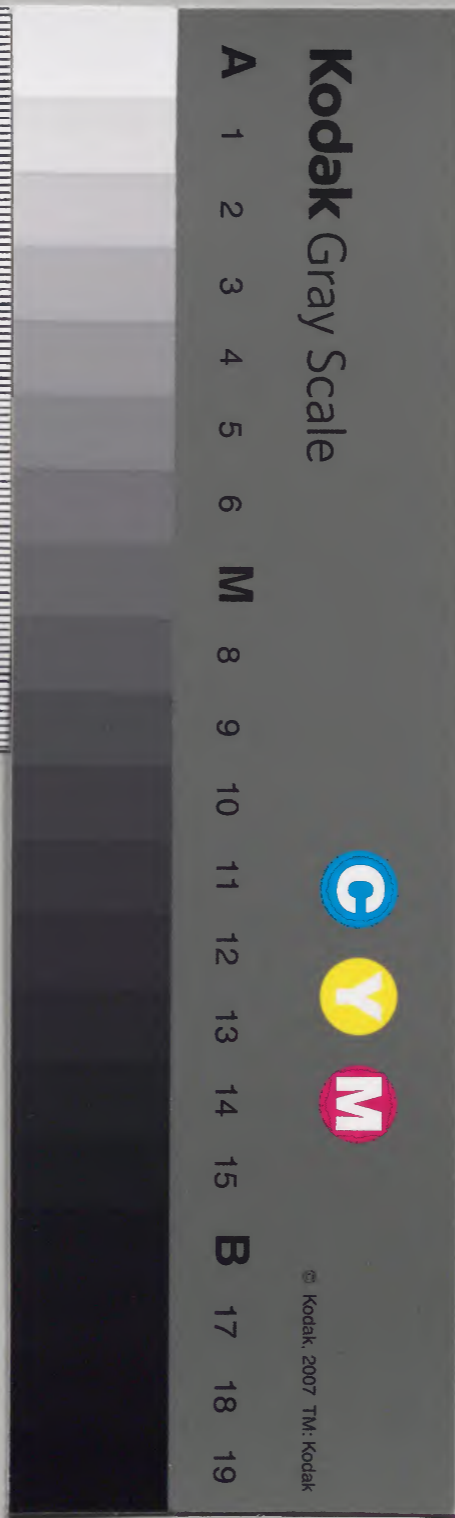
|             |             |             |     |
|-------------|-------------|-------------|-----|
| 館書圖京東       |             |             |     |
| 一<br>三<br>六 | 二<br>三<br>六 | 四<br>五<br>六 | 正史類 |
| 册           | 號           | 架           | 函   |

|             |             |                  |   |
|-------------|-------------|------------------|---|
| 漢書門         |             |                  |   |
| 一<br>三<br>六 | 二<br>三<br>六 | 五<br>九<br>六<br>五 | 類 |
| 册           | 架           | 函                | 號 |

|             |             |                  |
|-------------|-------------|------------------|
| 庫文閣內        |             |                  |
| 三<br>三<br>函 | 一<br>三<br>六 | 五<br>九<br>六<br>五 |
| 架           | 册           | 號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5965    |
| 册數   | 136 | ( 113 ) |
| 函號   | 283 |         |

不許帶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後漢書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曰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三

起昭陽大淵獻盡闕逢  
困敦七月凡一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

會昌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

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

通鑑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武宗



新書本紀  
及回鶻傳  
作天德軍  
行營副使  
本傳同但  
行營作防  
兼朔州刺  
史五字  
傳數十作  
十餘此與  
舊書同

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拓跋即党項部落也

帥讀曰率契欺訖翻考異曰舊回鶻傳云豐州刺史石雄後唐獻祖紀年錄云石州刺史石雄按是時

田牟為豐州刺史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

回鶻之眾寡見羶車數十乘羶車以羶為車屋乘繩證翻從者皆

衣朱碧類華人從才用翻下侍從同衣於使謀問之

曰公主帳也雄使謀告之曰謀達協翻間也公主至此家也

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

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

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輜

重走重直用翻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殺胡山即

黑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考

異曰舊石雄傳曰三年回鶻大略雲朔劉沔以大原

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

攻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雄受教自選勁騎

得沙陀部落兼契苾拓跋雜虜夜發馬邑徑趨烏介

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眾寡見羶

車數十云云遂逆公主還太原回鶻傳烏介去幽州

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劉沔帥兵奄至烏介驚走東

北依和解室韋下營不及將大和公主同走石雄兵

遇公主帳因迎歸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沔表帝為

前鋒回鶻可汗樹牙於殺胡山帝與石雄銜枚夜進

圍其牙帳烏介可汗輕騎而遁帝於牙帳謁見太和

公主奉而歸國按二品集會昌二年十月十七日狀

訪聞劉沔頗練邊事唯臨機決策不免遲疑深恐過

為慎重漸失事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為侵擾

且務緩懷今既殺戮邊人驅劫牛馬頻已有詔速令

驅除自度便宜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朝廷

指揮既假以使名令為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

成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俟進



今本騎作奇

異本庭下有上從之

止賈錄戍寅詔劉沔云云如前據德裕此狀則沔豈敢不俟詔旨擅遣石雄襲擊可汗牙帳況已有不須聞奏之詔也舊德裕傳德裕曰把頭烽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鳥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騎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伐叛記曰上問討襲之計德裕奏若以步兵與回鶻野戰必無勝理回鶻常質公主同行臣思得一計料回鶻必未知有斫營石雄驍勇無敵若令揀蕃渾及漢兵銳卒銜枚夜進必取得公主兼可汗可擒上從之遂令石雄領蕃渾及漢兵夜進回鶻果無遊奕伏道直至帳幕方覺遂取得公主惟可汗輕騎而遁按德裕尋自請駐斫營事而石雄於城上見公主牙帳迎得之非因德裕之策今不取

斬首萬級降其部落

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降戶江翻將即亮翻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庚戌以石雄為豐州都防禦使賞破

三字紀事本末同

回鶻之鳥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胡嶠曰轄戛之北單于突厥又

舊書紀索作素二下有匹字今本新書同

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即室韋之一種按是時賜點戛斯詔云黑車子去漢界六千餘里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求和解室韋下營嫁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錄新傳舊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既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下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彼所謂康居用邗支故事耳其潰兵多請幽州降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兵詔停歸義軍置歸義軍見上卷上年以其士卒分隸諸道為騎兵優給糧賜新書曰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索者左也索獻名馬士謂武猛善左射者索作素宋白曰索上聲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飲於禁翻勞力到翻甲戌上引對班

通鑑卷二百四十七 唐紀六十三 武宗



新書傳之作者

舊書李德裕傳追作徵新書作興

新書紀罷係辛未宰相表同

通鑑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三

三

在勃海使之出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復扶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考異曰舊唐德裕傳云二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辭與此同獻替記曰三年二月十一日延英德裕奏九日奉宣令臣等向趙蕃說於黠戛斯處邀求安西北庭深恐不可其下辭亦與此同按實錄辛未注吾合索始至命趙蕃飲勞之丙子中書門下奏九日奉宣其辭亦與獻替記同不知宋據何書得此辛未及丙子日也今且没其日繫於注吾合索入對上乃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罷為右僕射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

據舊書紀下文三月移二字左移在庚寅上月案目錄三月庚寅朔

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黠戛斯遣使者送大和公主為回鶻所殺事見上卷上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遺唯季翻下同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承孫之禮上從之庚寅大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大和公主以長慶元年嫁回鶻至此得還安定新書作定安長知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帥讀公主文翻

唐紀六十三

武宗

四



會要亦  
作定安  
新書公主  
傳蕃作親  
綱目紀事  
本末並同

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蕃無狀之

罪唐公主入蕃者謂之和蕃公主今大和公主上遣

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

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陽安公主順宗之女宋白曰

臨真真源義昌六公主賜魏博節度使何重順名弘敬

三

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

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

身自入朝二十一年當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

於天寶朝貢不絕比為回鶻所隔比毗回鶻凌虐諸

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

全唐文與  
為作爲雙

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夷殲

滅也廉翻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

同族孔穎達曰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得賜氏不得

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族賜姓昨

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

生賜之曰姓杜預注云若舜生媯汭賜姓曰媯封舜

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媯而氏曰陳

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賜也黃帝姓姬

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

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

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

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

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

十字為氏若臧氏展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

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

武宗



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有大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若為卿其君不賜族自以主父字為族也氏族對之為別散則通也故左傳問族於眾仲下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北平太守謂李廣都尉謂李陵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二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

全唐文兵  
作邊  
異本竝作  
盡舊書本  
傳及綱目  
同

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滹沱河

蕭慈由翻長知文翻呼火故翻

章懷太子後漢書注曰山海經注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峙縣東流入定州深澤縣界九域志忻代二州注皆有滹沱水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

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李德裕追論維州

悉怛謀事 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

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

並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

後兩男長成 長知兩翻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

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 并力於西

邊謂吐蕃并力以攻岐隴邠涇靈夏也無虞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劔關



軒朝二字  
晉錯

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唐紀三十三

六

之南若吐蕃寇蜀則南路自維茂入北路自雋州入憑陵近甸軒食累朝朝直遙翻

軒古案翻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盡

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還從宣翻城堅卒不

可克見二百三十六卷德宗貞元十七十八年卒子恤翻臣初到西蜀外揚國

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

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樓雞

等城翼州有合江守捉城與樓雞城本皆唐地没于吐蕃既失險阨自須抽歸

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

年吐蕃猶圍魯州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宥州西界豈顧盟約臣

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

舊書傳吐蕃作蕃界

傳命上有性字

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

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荅

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畚布付翻及將就

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

帥譏誚云既已降彼此言吐蕃謂中國何用送來復為彼也帥所類翻

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復扶恣行殘忍用固攜離

謂戎蠻有攜離內向之心者畏吐蕃屠戮之慘不敢復懷反側以威虐固制之至乃擲其嬰

孩承以槍槊絕忠欵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

有此事雖時更一紀更工衡翻十二年為一紀大和五年悉怛謀死至是年適十二年

年而運屬千年謂千載一遇之乞追獎忠寬各加褒

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唐紀三十三 武宗



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惡鳥路翻好呼到翻下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見春秋左氏傳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

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

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

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

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畜許救翻鬻之可以富家

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元祐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

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指如此

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閒局上曰卿每辭位使

我旬日不得所不得所猶言不安其所也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

求去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

見二百四十五卷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伺相及



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馬高九尺蓋稀有也高古報翻從諫以為士良所為

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

械鄰境皆潛為之備從諫權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

萬緡權古岳翻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

牙職牙前將校之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

至多陵轍將吏諸道皆惡之好呼到翻轍郎狄翻惡為路翻從諫疾

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

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

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

將軍從素之子積為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為

中軍兵馬使積止忍翻錄作莊周今從異曰實孔目官王協為

押牙親軍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為使宅十將兵馬使

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

鄆音運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積祕不發喪王協為

積謀曰為于為翻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敬宗寶曆元年劉悟死從諫得

襲事見二百四十三卷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

勅使遺唯季翻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使押牙姜

峯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峯魚音翻解戶買翻

也姓積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積

也

也

也

新書紀堯  
係乙丑乙  
丑先辛未  
六日

新書藩鎮  
傳峯作峯  
紀事本  
末問上有



往字

一本早作且紀事本末同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三十三

九

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  
 平宜早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積入朝  
 必厚加官爵供奉官亦宦者也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  
 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復  
又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  
 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  
 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  
 潞近處心腹處呂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  
 從史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貞元元年擒頃  
盧從史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三年頃  
 時多用儒臣為帥帥所類翻如李抱真成立此軍見二百二十三

卷代宗永泰元年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絳護喪歸東都見二百三十五卷

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

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脇朝廷

事見文宗紀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

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

不復行矣復扶又翻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

積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積無能

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王元逵鎮帥何弘敬魏帥也

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

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三十三 武宗



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山東三州謂邢洛磁也兼

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

從旁沮撓官軍沮在呂翻撓奴教翻又奴巧翻則稹必成擒矣上喜

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考異曰按舊紀武

宗實錄所載德裕之語皆出於伐叛記伐叛記繫于劉從諫始亡之時至此君相誅討之意已決矣下百

官議及宰臣再議皆備禮耳德裕之言當在事初實錄置此誤也羣臣言者不復入

矣復扶又翻下同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

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

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古語云輔車相依車尺遮翻但能

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

陸本武宗作傳及于下有四月二字矣下百官作百官集三字

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

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以烏介可汗尚在黑車子也元逵弘

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考異曰實錄云時從諫死二十日

矣按姜峯等云自四月六日後不見本使而辛巳為從諫輟朝自六日至辛巳纔十八日耳實錄自相違

今不取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任音王朝政

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

他變遽走出稹贈賚直數千緡費徐刃翻復遣牙將梁叔

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

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勅

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

計中



注首空補始字

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  
 門稹亦不受勅命諡兗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  
 之配恭陵囚姜峯梁叔文辛巳始為從諫輟朝偽翻  
 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  
 諭稹令父以書諭其子也從素時在朝為右驍衛將軍見賢遍翻稹不從丁亥以  
 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為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  
 宰為忠武節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王栖曜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興元年王智興始見二百三十七卷建中二年黃州刺史杜牧  
 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  
 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

全唐文杜牧集年戰開有以來二字紀事本末陸本竝同具本虛作雪空唐文同

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  
 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  
 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陳許謂李光顏之兵河陽謂烏重胤之兵不能因虛取城唐州謂李愬之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  
 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  
 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  
 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復扶又翻淮西為寇僅五十歲  
 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  
 自以為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



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

肅宗時蔡希德攻上黨不能克

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郾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

滔

郾五稽翻李抱真封郾公窘田悅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二年三年

常以孤窮寒

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

折之

以此證驗人心忠

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

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

扶同猶今俗言扶合也劉

兵二千實從之唐

未所謂元從也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

餘歲

按寶曆元年以昭義節授劉從諫至是年纔十九年

風俗未改故老尚存

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

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纍穉老而已

纍倫追翻穉直二翻

若使河

陽萬人爲壘窒天井之山

天井關在澤州晉城縣南亦名太行關關南有天井

泉三所故名杜牧此說欲杜潞人之南窺懷洛也

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

忠武武寧兩軍

忠武陳許兵武寧徐州兵

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

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

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上雖外尊寵仇士良

內實忌惡之

惡烏略翻

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

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

知內侍省事

李德裕

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

劉悟以誅李師道爲功

積未可

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

下尺嫁翻

以盡人情上曰悟

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



目錄免作

通鑑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三十三

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

立復扶又翻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

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五月李德裕言

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

都戊戌以宗閔為湖州刺史史言李德裕修怨 考

九日言東都李宗閔我聞比與從諫交通今澤潞

事如何可別與一官不要令在東都德裕曰臣等續

商量上又云不可與方鎮只與一遠郡德裕又奏云

須與一郡此蓋德裕自以宿憾因劉積事害宗閔畏

人譏議故於獻替記載此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

步騎三千守萬善

九域志懷州河內縣有萬善鎮

河東節度使劉沔

步騎二千守芒車關

芒車關即昂車關魏收地形志太原郡沾縣有昂車嶺其地當

在唐儀州東南界石會關之西新步兵一千五百軍

唐志潞州武鄉縣北有昂車關榆社

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榆社鎮唐之榆社縣也

宋白曰榆社縣隋開皇十六年置今潞州襄垣

縣理是也因今縣西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

千守臨洛掠堯山堯山本柏人縣天寶元年更名屬

邢州宋白曰以唐堯大麓之地名之洛

音名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

五百益冀氏冀氏本漢猗氏縣地後魏於古猗氏縣

城南置冀氏郡及冀氏縣隋廢郡存縣唐屬晉州九域志在

州東北二百八十里 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積官

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朔諸鎮有自

立者先悉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

翼城注見下十七葉表

通鑑卷二百四十三 唐紀三十三

宗



往商度軍情度徒洛翻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

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

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異曰考

獻替記云五月十一日德裕疾病先請假在宅李相紳其日亦請假李相讓夷獨對上便決攻討之意李相歸中書後錄聖意四紙令德裕草制至薄晚封王進明日遂降麻處分舊本紀下制討積今從實錄

元達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九域志鎮州南至趙州九十五里壬

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翰林

學士第一廳為承旨廳以翰林學士久次者為鉉元

之考異曰實錄李讓夷引鉉為相今從實錄略之子也崔元略見二百四十三卷敬宗寶曆元年上夜召學士韋琮以

鉉名授之今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

行深楊欽義皆愿慙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

劉楊懦弱墮敗舊風故也墮讀曰隳琮乾度之子也

韋乾度憲宗朝為吏部郎中以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為晉絳行

營諸軍節度招討使劉沔自代州還太原以回鶻已破走

也會要是年修望仙樓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間觀古玩翻築望仙觀於禁中

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

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

二千拒之黠曼斯可汗遣將軍温佉合入貢佉音

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

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

三實錄疑訛其一



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近其彼見

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觀仇士良之教其黨則闍寺豈可親近哉

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

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

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仰車

關即昂車關

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為吐蕃相婢

婢好讀書不樂仕進

好呼到翻樂音洛

國人敬之年四十餘

彝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

彝泰達磨之兄文宗開成三年卒彊其兩翻

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

沈持林翻

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

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

論恐熱起兵事始上卷二年

忌婢婢恐襲

其後欲先滅之是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

不絕至鎮西

鎮西軍在河州西一百八十里畜許救翻

大風震電天火燒

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

惡鳥路翻

盤桓不

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為不足

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

志益驕而不為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

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難乃旦翻闔境之

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



辱士衆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爲非據夙夜慙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愜詰叶翻恐熱得書喜徧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爲書勤厚答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七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爲昭義節度招撫使朝廷以鈞在襄陽寬厚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

德當作叔

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太祖第六

子禕生德良六世至回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鄴日河朔

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仰牛向翻或陰與賊通借

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輪春遇翻延引歲時

今請賜諸軍詔旨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洛州

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母得取縣上從

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

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

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

進軍翼城九域志翼城縣在絳州東北二百里宋白曰翼城本漢絳縣地後魏明帝置北絳縣



於曲沃縣東隋改為翼城縣因縣東古翼城而名

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

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

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

二百四十五卷文宗開成元年為于偽翻

由此為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

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

一方何弘敬亦為之奏雪

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郊迎

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

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鎮無不奉詔王元逵奏拔宣務柵

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

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

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

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

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

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

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

爾德裕謂大和間已為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

注首左補亦字

兵興以來謂天寶之後

為于偽翻

橐姑勞翻鞬居言翻

曰制使以別官之勅使

宣務柵當在堯山縣東北擊

敗補詔切責李邁翻

從千容翻好呼到翻



目錄任人  
作任下

寰宇記至  
邢州一百  
七十九里

磁趣二字  
音錯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三十五

七

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

明刑孰敢哉上善之辭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

月九域志趙州南至邢州境七十四里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

表稱弘敬懷兩端下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

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自曲環李光顏

立戰功王宰智典之子於當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

東皆闕山險未能進軍河陽闕太行之險河東闕賊

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

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

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趣七喻翻下同磁疾之翻

相州東至魏州百八十里北至磁州六十里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

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

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言不敢入懷州時議者鼎沸

以為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

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

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

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為于偽翻語牛有土疏沮議

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沮在何弘敬聞王

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

弘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

武宗



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復扶又翻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閔險不進西軍謂河

東晉絳兵也故賊得併兵南下自太行南趨懷州謂之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東都謂之洛師書洛誥曰朝至于洛師

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魏博既出師攻磁州故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

令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

張聲勢張知亮翻甲申又奏請勅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

全唐文李德裕集兵作力紀事本末同

全唐文上令作恐紀慮事本末作

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繒慈陵翻王茂元軍

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

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

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

弱覘丑廉翻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晏城且拔乃使人告公

直等時義成軍適至時以河陽兵寡令王宰以忠武軍合義成兵援之義成軍滑州

兵茂元困急欲帥眾棄城走帥讀曰率都虞候孟章諫曰

賊眾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

軍纔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強留強其兩翻

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登太

異本諫上有遮馬二字紀事本末同



行阪也 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入馬相踐

墜崖谷死者甚衆踐慈 演翻去坦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

使共處河陽非宜處昌 呂翻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

事而非將本將即 亮翻請以案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

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

河陽行營攻討使志肥 鄉在州東三十五里平恩在州東九十里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肥鄉漢 邯鄲縣

甚衆得劉稹勝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即須痛殺

癸巳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謂王元 達密奏

弘敬持 兩端也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

檢校左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

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

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陽節度先

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

陽見二百二十七卷 德宗建中二年不若遂置孟州治置孟州因 孟津為名也其

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

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

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為河陽節度懷

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昕許 斤翻

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為晉絳行營節度使異日 考

綱目遂下  
有以五縣  
三字紀事  
本末同

案目錄下  
文九月二  
字空移在  
庚寅上

通鑑卷之百四十五 唐紀五十五 武宗



實錄召彦佐入奉朝請俟罷兵日赴鎮按彦佐前已罷武寧今又罷晉絳復赴何鎮實錄誤也令自

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軼徒結翻突也是

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大夏川在河州大夏縣西有大夏水漢古縣也夏戶

雅翻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

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心

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

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乏不進之

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

斷音短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

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恐熱單騎遁歸石

新書吐蕃傳云大風雨河溢

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五代志翼城縣有烏嶺山破

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

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

雄真良將考異曰獻替伐叛記皆云十月五日上言石雄破賊而實錄已巳奏到庚午對宰

臣言乃是十日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

折唱曰比毗至翻磬折言曲折其身如磬之形折之舌翻石雄七千人至矣

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妖於翻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

雄帛為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

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樂音洛為千偽翻初劉沔

破回鶻得大和公主見上會昌三年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

案目錄十月丁巳朔庚申四日庚午十四日考異所云疑有誤



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

以私憾敗事敗補邁翻辛未徙沔為義成節度使以前荆

南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党項寇鹽州以前武

寧節度使李彥佐為朔方靈鹽節度使十一月邠寧

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處昌

聞党項分隸諸鎮綏銀靈鹽夏邠寧延麟勝慶等州皆有党項諸鎮分領之

掠於此則亡逃歸彼剽四妙翻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為

擒送偽為干偽翻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

陛下以為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

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為之副居於夏州理其辭

訟庶為得宜乃以充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岐皇

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

党項副使史館撰修鄭亞為元帥判官令齋詔往安

撫党項及六鎮百姓六鎮鹽州夏州靈武涇原及振武邠寧也安南經

略使武渾役將士治城治直之翻將士作亂燒城樓劫府

庫渾奔廣州監軍段士則撫安亂眾忠武軍素號

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

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

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

由是無賞茂卿愠懟愠於問翻懟直類翻密與王宰通謀十二



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  
 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  
 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澤州當  
 為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  
 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誘音西以兵馬使  
 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彫黃嶺在潞州長子縣西郭僚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武鄉漢垣縣後魏改曰鄉  
嶺在潞州長子縣西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  
 州考異曰一品集十月二十三日狀緣王宰兵已  
縣後治於南亭川武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  
 州考異曰一品集十月二十三日狀緣王宰兵已  
州深入須取澤州按此月二日宰始得天井關於十  
月之末豈能深入取澤州蓋十二與劉公直戰不利  
月十三日狀二字誤在月下耳

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

陵川克之陵川漢汝氏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陵川縣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五里

河東奏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

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

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

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感故偽

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軼徒結翻望詔石

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

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為誠

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考



全唐文然  
下有後字

異日一品集正月四日狀曰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

有款誠云云又曰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

月已來尚未殄滅然議納降亦未為晚又草詔賜石

曰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

與奏聞按實錄上貶崔碣仍詔敢言罷兵者送賊境

戮之德裕狀正月四日上然石發奏必在楊弁未亂

前故置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

於此其降碣渠上怒貶碣鄧城令初劉沔破回鶻留兵

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

榆社兵王逢時以河東兵屯榆社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

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

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

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先悉薦翻劉沔之去竭府庫

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

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趣讀

促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都頭

梁季叶帥讀曰率李石奔汾州太原府西南至汾州二百餘里弁據軍府

釋賈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為兄弟稹大

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

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兩地

謂并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將即亮翻臣近遣人

謂并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將即亮翻臣近遣人

謂并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將即亮翻臣近遣人

通鑑卷三百四十三 唐紀六十三 武宗



全唐文壇  
上有自字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三十三

三

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  
言宰擅受積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  
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榮當作橫事見十卷李

靖擒頡利見一百九十三卷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

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

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

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

族面縛方可受納考異曰一品集奏狀云如劉稹  
自來却令送入輒不得受按稹若

自來豈有却送入之  
理恐是稹下脫不字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

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

以作若若  
作已

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

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

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見二百四十卷今

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血屬謂父子  
兄弟至親同

出於一  
氣者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

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

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

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

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

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三十三 武宗

三



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朮所

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事見德宗紀望詔李石義忠

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

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

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三千討楊

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考

異曰實錄詔側近行營量抽兵翦撲又詔王元逵以兵五千扼土門張仲武把鴈門以為聲援今從伐叛記

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為遊說說式臣已斬

之兼斷其北出之路斷音短恐楊弁之軍北出扇動雜虜與回鶻餘眾合故斷其路

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

一本五作

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  
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  
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

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九域志

至太原府四百三十里武宗之意蓋欲使張仲武出兵道鎮州趣太原耳趣七喻翻仲武去年

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

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疆弱楊

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

詣宰相議之元實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

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

寰宇記至太原府五百一十六里舊書李德裕傳實作貫此取新書



光明甲柳子列因其地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

以太原無兵李石舊相也故呼為李相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

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

原人勁悍皆可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

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

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縱其有十五里光

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以其起於

卒伍而逐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當時君相志叶議

節帥也必不肯捨之而不討德裕此言蓋深從劉稹勢已窮感

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

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

二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

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

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王宰父智與奏石雄今

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

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

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與愛而子之

晏實今為磁州刺史為劉稹所質質音致宰之顧望不

敢進或為此也為于偽翻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

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



申大義在抑私懷 丁巳以李石為太子少傅分司

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石雄為河中

節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元略時宰崔鉉之父己未石雄拔

良馬等三寨一堡初退渾李萬江歸李抱玉於潞州牧津梁寺地水草馬如鴨而健

世謂之津梁種良馬寨蓋置於其地辛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

四人皆斬於狗脊嶺按宋白續通典狗脊嶺在京城東市壬申李德

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

磁州趣七喻翻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

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

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處昌呂翻若宰

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

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為河陽

節度使 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敗補邁翻良佺棄

石會關退屯鼓腰嶺佺丑緣翻鼓腰嶺當在潞州武鄉縣北考異曰實錄王宰奏

賊將康良佺敗棄石會關移軍入三十里守鼓腰嶺按石會關在潞州北與河東接宰時在澤州南何以

得敗良佺蓋逢字誤為宰耳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

入貢諦音帝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

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

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

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



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開元之盛隴右河西分為兩鎮而已蓋淪陷之後吐蕃分

為四鎮也十八州秦源河渭蘭鄯階成洮岷臨廓豐宕甘涼瓜沙也乃以給事中劉濛

為巡邊使考異曰實錄以濛為巡邊使在明年二月壬寅壬寅二月十五日也按一品集會昌

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奏狀曰緣李回等稱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鶻可汗餘燼切望國家

兵馬應接黠戛斯使回日已賜敕書許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各於要路出兵邀截又曰仍令代北諸軍

撥撥排比又曰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必先令排比待至冬初續降中使賜詔黠戛斯使來在四年二月德

裕奏狀所謂今冬防秋冬初者皆四年事也不容至五年二月始以濛為巡邊使濛之奉使要在今年春

夏不知的何月日且附於此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訶吐蕃守兵

眾寡糗去久翻訶翻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

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眾南來者皆

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劉晏以讒死于

建中之初以道士趙歸真為右街道門教授先生吐

蕃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

惡鳥路翻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為五

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九域志河州東南一十五里有東谷堡宋熙寧七年置

婢婢為木柵圍之絕其水原恐熱將百餘騎突圍走

保薄寒山餘眾皆降於婢婢夏四月王宰進攻澤

州上好神仙好呼道士趙歸真得幸諫官屢以為

言丙子李德裕亦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見二百四十三卷寶

曆二不宜親近近其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

舊書紀右  
上有左字  
事係三月

吐蕃傳谷  
下有山字



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戊寅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起以文臣未嘗執政直除使相前無此比固辭

唐中世以後節度使同平章事者則謂之使相比毗至翻例也上曰宰相無內外之異朕有闕失卿飛表以聞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

考異曰獻替記云減得二千二百員今從之仲郢公綽之子也

柳公綽事憲穆歷方鎮京戶有

舊書紀奏係七月二百一十四三

據考異

字行目錄

無三字新書柳公綽傳云損千二百五十員

聲績

宦官有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

分扶問翻或讀如字復扶又翻由是



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見德宗紀上曰

亦大是奇士李泌相業卓有可稱觀此則可上聞

揚州倡女善為酒令倡音昌酒令者行令而行酒也唐人多好為之却掃編曰皇甫

松著醉鄉日月載骰子令又有旗幡令閃摩令地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

云勅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

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

勅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

狀上覽表默然左右請并勅節度使同選上曰勅藩

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不徇監軍意得

大臣體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勅監軍勿復選甲

辰以悰同平章事

考異曰新表悰入相在閏月壬戌今從實錄

兼度支鹽

鐵轉運使及悰中謝

既受命入謝謂之中謝

上勞之曰

勞力到翻卿

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

魏徵矣

武宗之期望杜悰者如此然悰在相位其所論諫史無稱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津藩石川之圭同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四

起闕逢困敦閏月盡屠維大荒落凡五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下  
會昌四年閏月壬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同  
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



迪方鎮遣牙職入奏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

好為偷兵術好呼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

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知

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

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喪息官軍密遣

謀者訶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訶翻正翻

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

故處離力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

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空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

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

聖唐文李  
德裕集三  
作一

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接穗

春之以給軍接奴禾翻兩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

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易

鼓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

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伺相今請

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乾音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

環繞澤州環音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陳讀

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

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

不可攻九域志磁州武安縣有固鎮鎮然寨中無水

崖作面絕  
作崖下同



異本東下有南字全唐文及紀事本末同

皆飲澗水在寨東約一里許安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沁州治沁源縣漢上黨穀遠縣地沁七鳩翻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洛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為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

全唐文義作清

新書本紀藩鎮傳竝安作高舊書紀同此

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幾居依翻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少詩照翻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冕之支孫也裴冕相肅代兩朝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己權且泄其姦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仰牛向翻裴問第五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三州邢洛磁王協薦王釗為洛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洛州未立少功實所慙



恨乞畱數月然後詣麻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  
 軍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貲編戶猶言編民也將  
即亮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為絹匹十分取其二率  
 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怊怊不安  
民財非地著轉易以致利者為浮財糗去久翻怊許拱翻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  
 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  
 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  
 兄軍士訴於問問為之請為干偽翻溪不許以不遜語答  
 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  
 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

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党山恐當作蕙山先是使府賜

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先悉薦翻以前所賜布折

充冬賜折之舌翻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釗因人不妥謂軍

士曰畱後年少少詩照翻政非己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

年豈可不少散之少詩沼翻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

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

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

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

逵元逵以其父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洛

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



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誥必梟劉稹以

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安先處者何事

處呂呂翻德裕請以盧弘止為三州留後考異曰舊紀

錄新紀傳皆作曰萬一鎮魏請古三州占之朝廷難

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

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誥王協謀殺劉稹以

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再從兄同曾諡

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劉匡周第十三牙院

將皆莫敢言事恐為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

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眾人

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

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

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諒令稹所親董可武說

稹曰說式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

留後今欲何如五舅謂裴問劉稹稹曰今城中尚有

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

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元益事見二百四十六卷文宗開成三年不失作

刺史且以郭誥為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

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太夫人謂從稹曰誥

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

異本盧上有給事中三字舊書盧簡辭傳綱目紀事本末皆同



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為佳

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謂裴問以邢州降也安能保郭誼

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

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已猶畢也出見諸

將稹治裝於內廳治直之翻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

攻誼帥讀日率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

同死乎軍士乃退其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

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

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

北宅北宅昭義節度使別宅也在使宅之北故曰北宅

置酒作樂酒酣乃言

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劉悟贈太尉須留後自圖去就

則朝廷必垂矜閔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

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

襁褓中子皆殺之襁舉兩翻襁音保穆宗長慶初劉悟始帥昭義三世二十六年而滅

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谷陳揚庭李仲京郭

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

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

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餽之子也甘露之亂

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李仲京等僅脫甘露之禍卒與劉從諫之

族俱屠蓋天凡軍中有小嫌者諛日有所誅流血成

穆宗長慶初當作憲宗元和末



舊書紀降  
係七月此  
同新書

異本裕下  
有對字綱  
目紀事本  
末陸本皆  
同

泥乃函積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  
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  
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洛磁畱後復扶又但  
遣盧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諒安  
如何處之德裕曰劉稹驂孺子耳處昌呂翻驂阻兵  
拒命皆諛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  
而不誅何以懲惡安及諸軍在境并諛等誅之上曰  
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  
言謠言見上杜棕以饋運不給謂諛等可赦上熟視  
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豈

定亂翻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為若在先朝赦之又  
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  
鈞山南東道專為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  
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復方日翻除軍行所過州  
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橫戶  
斂力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  
功者等級加賞郭諛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  
問乃曰必移他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治直及聞石  
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諛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  
都知告身來日當至郭諛為昭義都知諸高班告身

通鑑卷二百八

唐紀之十四

武宗



在此晚牙來受之

諸高班謂諸將凡方鎮及州縣乃率早晚兩牙將校吏卒皆集

以河中兵環毬場

河中兵石雄所統入潞州者環讀如宦

晚牙該等至

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

黠下八翻

悉執送京師

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

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剉之戊申加李德裕

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

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

德宗遣韓全義

討吳少誠敗于激水

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

前者日有三四

下戶嫁翻

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

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

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鬪者

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

信旗者別為一旗軍中視之以為進

退監古銜翻使疏吏翻

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

引旗先走陳從而潰

陳讀日陣

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

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

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

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

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

謀略故所向有功

史因李德裕之事而叙之以見唐中世之所以勝

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

紀事本末  
常作嘗



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

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語牛倨翻與其使大將邀

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

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

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為于偽翻及為軍中

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

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

罪事並見前紀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

上復扶又翻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

志 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用李德裕三年之議也 丁

已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

義節度事見上卷三年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

陳揚鈞之美陳讀曰陣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

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

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

至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事見憲宗紀郭誼之在昭義

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伎渠綺翻彼二

人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

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



王懋竑曰  
詔殺王羽  
等欲以  
宦官取  
鉞德裕  
實痛羽  
等

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  
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  
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  
助亂之人乎而光武不殺事並見光武紀蓋以既受其降  
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復扶又  
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該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  
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賈庠等已為該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  
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  
王涯賈餗非為逆也設以其附麗非人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罪亦不至於殄滅而無遺育李德裕明底其

冤死假為  
此詔使羽  
等之死似  
出朝廷意  
則諒不得  
居其功然  
後諒始可  
得而殺說  
詳見于白  
田存稿

罪若真假手於郭諒而致天誅者宐識者之非之也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

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  
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眾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  
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  
得二十餘人斬之餘眾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  
等奏寇孽既平盡為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  
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救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  
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乙亥李德裕等請  
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  
后祔廟上初即位追謚母陛下未嘗親謁上瞿然曰



郊廟之禮誠空亟行至於徽稱非所敢當凡五上表

乃許之瞿紀具翻瞿然失其常度李德裕奏據幽

州奏事官言訶知回鶻上下離心訶翻正翻又火迴翻可汗欲

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

已相失訃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

欲遣識事空者出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

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空早思立功李德裕怨

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

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

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七年政不畱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

仲上疑脫張字

冤死假為此詔使羽等之死似出朝廷意則詔不得居其功然後諒始可詳見于白田存稿

罪若真假手於郭諒而致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

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

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

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

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

等奏寇孽既平盡為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

詆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救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

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乙亥李德裕等請

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

后祔廟上初即位追諡母陛下未嘗親謁上瞿然曰



郊廟之禮誠空亟行至於徽稱非所敢當凡五上表乃許之瞿紀具翻瞿然失其常度李德裕奏據幽

州奏事官言訶知回鶻上下離心訶翻正翻又火迴翻可汗欲

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

已相失訃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

欲遣識事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

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空者出使空早思立功李德裕怨

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

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

政不畱之加宰相縱去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七年以成今日

仲上疑脫張字

新書循吏傳弘宣自劍南東川節度移義武後為秘書監

北夢瑣言云李紳鎮淮南湘為江都尉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紳欲

義安太后以秘書監盧弘宣為義武節度使弘宣性

寬厚而難犯為政簡易易以其下便之河北之法軍

中偶語者斬弘宣至除其法河北諸帥防其下相與聚謀以圖已故嚴軍中

偶語之法以剛制之盧弘宣至中山乃除其法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

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會春旱弘宣

命軍民隨意自往取之粟皆入境約秋稔償之時成

德魏博皆饑獨易定之境無害淮南節度使李紳

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新書百官志主客郎中主蕃客東南蕃使還者

給入海程糧西北蕃使還者給度積程糧至於官吏

以公事有遠行則須計程以給糧而糧重不可遠致

則以錢準估強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為贓



納之相強  
委禽焉紳  
大怒因其  
婚娶聘財  
甚豐乃羅  
織執勘准  
其俸料之  
外有陳設  
之具皆以  
為賦奏而  
殺之通鑑  
取二書紳  
汝納傳王  
鳴盛曰紳  
本狂暴孫  
光憲說當  
得情新舊  
書恐皆非  
實錄

通鑑卷二百四

唐紀之四

三

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

吳武陵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李德

裕素惡武陵

惡鳥路

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

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

顏悅本衢州人嘗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

德裕以為無與奪二月貶元藻崖州司戶稠汀州司

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復

又翻斷下亂翻處昌呂翻為

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

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

宋白曰泉州治晉江縣

為晦昕之弟也

敬昕見上

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

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

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

隋封牛弘

為奇章公牛僧孺蓋其後也故時人亦呼之為奇章

公宋白曰奇章縣屬巴州本漢葭萌縣地梁置奇章

縣取縣東八里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為

冊點戛斯可汗使

陝失冉翻

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

光陵柏城之外

義安太后諡曰恭僖后於穆宗

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棕罷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崔鉉罷為戶部尚書乙丑以戶部侍郎李回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故

祠部奏括天下

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

祠部掌僧尼故

使括之若人者翻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

唐言無諍也四方律云空靜處智度經云遠離處大

新書紀成  
作子

舊書紀括  
寺係四月  
新書食貨  
志五百作  
五千舊書  
紀無五百

通鑑卷二百四

唐紀之四

三



二字御覽  
皇王部釋  
部並引唐  
書與通鑑  
同今本  
要覽智度  
經作智度  
論忿作忿  
具本點  
上有冊字  
綱目同

異本救上  
有至是二  
字綱目同

悲經云離諸  
忿務故也

黠戛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上惡僧尼耗蠹天下

欲去之惡鳥路翻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復扶乃先

毀山野招提蘭若釋書云招提菩薩皆佛名故號寺

言拓鬪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

招又省去鬪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寺院是也

薩波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為一弓去村店五百弓

不遠不近以閑靜為蘭若史炤曰今若以唐尺計之

度二里許救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唐謂長安曰上都

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華戶化翻分為三等上等留僧

二十人中考異曰實錄中書留十人下等五人門下奏請上都東都

今字疑行

全唐文都  
作京

兩街各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大藩鎮各一所僧  
亦依前詔救上都東都每街各留寺兩所每寺僧各  
留三十人中書門下奏奉救諸道所留僧尼數空令  
更商量分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  
今據天下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鎮州  
魏博淮南西川山南東道荆南嶺南汴宋幽州東川  
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許留  
僧二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潞磁鄆曹徐泗  
鳳翔兗海淄青滄景易定福建同華州望今每道許  
留十人夏柱邕管黔中安南汝金商州容管望每道  
許留五人一道河中已救下留十三人按鎮州凡五  
十六州四十一道今云五十五處四十六道誤也杜牧  
杭州南亭記曰武宗即位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  
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  
寺四僧惟十人東都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  
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  
不得有寺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并冠二十六萬五  
百實錄注又云按唐時石刻云兩都留寺僧各十人  
郡國留寺二僧各三人數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祇  
皆不同今從實錄前文

武宗



舊書紀遠  
作還本二  
字

舊書盧鈞  
傳云是冬  
詔出路軍  
五千戊代  
北鈞升城  
門餞之其  
家設幄觀  
之又云倒  
戈攻城門  
新書事同

僧皆勒歸俗

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是時勅曰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

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遠處收管祇乎煙翻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磧西諸州火祇而禁民祈祭官品令有祇正蓋主祇僧也寺非應留者立

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

官寺材以葺公解驛舍廨古銅像鍾磬以鑄錢以

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詔

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

出至裴村餞之路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

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宋白曰潞城縣春秋潞子嬰兒之國漢為潞縣

十三州志云潞水出焉後魏太武改為刈陵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潞城縣九域志潞城在潞州東北四十

里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

德裕奏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

關二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斷音短又令

河陽節度使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節度使韋恭甫

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為分守四境使潞之亂卒不

得越逸而奔他鎮皆從之八月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神

主二十六今貯於太微宮小屋玄宗天寶二年改東都玄宗元皇帝廟曰太

微宮劉昫曰東都太微宮本武后家廟神龍初中宗及正廢武氏廟主立太祖已下神主祔之安祿山陷

洛陽以廟為馬廄棄其神主協律郎嚴郢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洛陽尋又散失賊平東都畱守盧正已

又募得之廟已焚毀乃寄請以廢寺材復修太廟主於太微宮貯丁呂翻



舊書本紀  
二作三此  
同新書食  
貨志

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祇

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考異曰會要大和二年薛平

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

隸祠部時中書門下奏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當又萬務根本合歸

尚書省隸鴻臚寺亦未為允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蕃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

竺國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

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

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

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時相傳以為文殊示現之地

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鴈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

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古傳云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管山頂至州城一百

餘里其山左鄰恒山右接天池南屬五臺縣北至繁時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靈記云五臺山有四埵去

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經所載今北臺即是中臺中臺即是南臺大黃尖即是北臺栲栳山即是西臺漫

天石即是東臺惟北臺中臺古時無異東臺西臺古今無別無恤臺恒山頂是也昔趙襄子名無恤曾登

此山觀代國下瞰東海西背壘山有宮池古廟隋煬帝避暑於此而居因天池造立宮室龍樓鳳閣遍滿

池邊號為西埵南繫舟山上有銅環船軸猶在昔帝堯遭水繫舟於此世傳文殊見於南臺號為南埵北

有覆宿堆即夏屋山也後魏孝文帝避暑往復宿此下見雲州謂之北埵中臺稍近西北有太華泉有

古寺二十餘處東臺去太華泉四十二里臺上遙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陂澤焉有古寺十五

一本一百  
作二百



新書章博  
傳無副字

處西臺去太華泉四里危磴千雲喬林拂日有古寺  
十二處南臺去太華泉八十里最為幽寂有古寺九  
處北臺去太華泉十二里有古寺八處唐末所添寺  
不在其數五臺縣本漢慮虎縣慮虎音驢夷隋大業  
二年改爲五臺縣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  
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  
爲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將即亮翻染如  
豔翻又而險翻獨不見  
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筭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  
二乃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  
博以爲事不空太過李德裕惡之惡烏  
路翻出爲靈武節  
度副使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爲帥帥所  
類翻文矩不  
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

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

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唐制三十  
里一驛太盡殺之考異曰獻  
替記上信任

太平驛在潞州北六十里宋白日日盡殺之考異曰獻  
替記上信任

宰臣無不先訪問無獨斷之事唯誅討澤潞不肯捨  
赴振武官健及誅翦黨項此二事並禁中發詔處分  
更不顧問振武官健回旗不肯進發先害監軍兼一  
人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又被傷瘐旬日而卒禁中

兩軍樞密已下恨其不殺節將唯害中人所以激上  
之怒盡須勦戮上問宰臣曰我送石雄領兵至澤潞

令盧鈞不誅討罪人如何德裕曰盧鈞已失律性又  
寬慎必恐自誅不得若便替却盧鈞亂卒罪惡轉大

須興兵討伐恐不如先除替却盧鈞亂卒罪惡轉大  
日勿惜盧鈞本非材將救澤潞叛兵疑李丕報嫌往

劉稹平後處置澤潞與劉稹同惡僅五千餘人皆是  
取得高文端王釗狀通姓名勘李丕狀同然後處分

其間有三兩人或王釗狀無名並不更問足明是李  
丕不能逞其憾又云惟務苟安因循爲政凡方鎮發

武宗



兵只合不出軍城嚴兵自衛於城門閱過部伍更令軍將慰安豈有自出送兵馬又令家口縱觀事同兒戲實不足惜緣大兵之後須有防虞臣不敢隱默由是中詔處分不復顧問按盧鈞還入潞州諭戍兵使赴振武尋遣兵追擊盡殺之非上不肯捨也既云不可便替又云不如先除替語自相違上云勿惜盧鈞是上語下云臣不敢隱默乃是德裕語獻替記至此差舛尤甚不可復據又處置澤潞五千餘人太多必是五十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字誤耳

從之九月詔修東都太廟如李德裕所奏也李德裕請

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

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

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王才人寵

寇後庭冠古玩翻上欲立以為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

目錄方作  
道事在貶  
章弘質條  
下

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厭益涉翻伏也合也乃止上餌方士

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

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斷丁亂翻外人頗驚懼曩者寇逆

暴橫橫戶孟翻固宐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

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寬矣以

衡山道士劉玄靜為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學士賜

號廣成先生為之治崇玄館置吏鑄印唐有崇玄署令掌僧道屬

宗正寺又有崇玄學博士掌教玄學生玄宗天寶二

年改崇玄學曰崇玄館改博士曰學士為之干偽翻

治直玄靜固辭乞還山許之李德裕秉政日久好

徇愛憎好呼到翻人多怨之自杜棕崔鉉罷相宦官左右



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

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

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傳曰下輕其上

則國家動搖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眾

怒愈甚史言李德裕以上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

道士以為換骨上祕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遊獵復

又翻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下同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遣

屍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

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數恐所曰汝輩本唐

舊書党項  
傳彥會作  
君會

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

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是歲天下戶四百

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朝廷雖為党項置使

帝以待御史為使分三部招定党項以邠寧延党項

侵盜不已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屯叱利寨宰相請

遣使宣慰上決意討之

六年春二月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暨為東北道招

討党項使米姓出於西域康居枝庶分為上疾久

未平以為漢火德改洛為雒漢光武改洛唐土德不

可以王氣勝君名三月下詔改名炎王于况翻唐以

據舊書紀  
三月下迄



有壬寅朔  
三字

通鑑卷二百四

唐紀六十四

三

灑灑旁從水土勝水故言以王氣勝君名今改名炎  
炎從火能生土取以君名生王氣也帝未幾而晏  
駕厭勝果上自正月乙卯不視朝考異曰實錄作  
十五日按獻替記

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  
延英時見中詔處分莫得預焉今從之宰相請見

不許見賢通翻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

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大和以後益自韜匿羣

居遊處處昌呂翻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

言以為戲笑好呼到翻上性豪邁尤所不禮考異曰韋昭度續皇王

寶運錄曰宣宗即憲皇第四子自憲皇崩便合紹位

乃與姪文宗文宗崩武皇慮有他謀乃密令中常侍

四人擒宣宗於永巷幽之數日沉於宮廁宦者仇公

武愍之乃奏武宗曰前者王子不宐久於宮廁誅之

武宗曰唯唯仇公武取出於車中以糞土雜物覆之

將別路歸家密養之三年後武皇宮車晏駕百官奉

異本笑下  
有號曰光  
叔四字本  
紀作謂之  
光叔

迎于玉宸殿立之尋擢仇公武為軍容使尉遲偓中  
朝故事曰敬宗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

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間武宗召上

遙觀瞬目於中官仇士良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

王可下馬士良命官與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

矣尋請為僧遊行江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即

位令狐澄貞陵遺事曰上在藩時嘗從駕迴而上誤

墮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

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悟

至此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

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為芳

膠矣上獨喜自負一舉盡甌已而體微煖有力遂步

歸藩邸此三事皆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

於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冲幼須選賢德光王

怡可立為皇太叔

考異曰舊紀三月一日立為皇  
太叔武宗實錄云壬戌宣宗實錄

云辛酉按獻替記云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  
日更不開延英蓋二十一日則宣宗見百寮也今從

通鑑卷二百四

唐紀六十四 武宗

三



下咸當同四字衍

新書李德裕傳適作向

新書紀聽政係乙亥申四日二書紀及宰相表德

宣宗更名忱更工衡翻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以武宗之

英達李德裕之得君而不能定後嗣卒制命於宦豎北司掌兵且專宮禁之權也句古候翻當丁浪翻下

咸當同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

始知有隱德焉當丁浪翻甲子年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

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惡鳥路翻即位

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

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近其靳翻洒淅肅然之意言可畏憚也夏四月

辛未朔上始聽政尊母鄭氏為皇太后壬申以

門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

度使考異曰實錄新表傳皆云德裕自守太尉檢校司徒今從舊紀又貞陵遺事曰上初即位於

裕出係丙子丙子後甲戌二日舊書章

政事無政陸本徒下有為荆南節度使按制辭皆無責降

之語豈可遽自守太尉檢校司徒廿六字

太極殿時宰相李德裕與行冊禮及退上謂宦侍云

云聽政之二日遂出為荆門舊德裕傳曰五年武宗

上徽號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

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數月追復知

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按舊紀新表及

諸書武宗朝德裕未嘗罷免此年九月方自江陵除

東都留守舊傳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

謬誤今從實錄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

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

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

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杖殺道士趙歸真等

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五月乙巳赦天下

上京兩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左街先留

今增置興唐保壽二寺寶應寺改為資聖寺青龍寺

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禪寺改為安國

通鑑卷三百四十一 唐紀六十四 武宗



舊書紀漆  
以下十九  
字作舊名  
千福寺改  
為興元寺  
清作溫

寺尼寺二所法雲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寺改為唐昌  
寺右街先留西明寺改為福壽寺莊嚴寺改為聖壽  
寺添置僧寺一所千福寺尼寺一所興聖寺依舊名  
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清國寺改  
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  
尼寺一所萬善寺改為延唐寺考異曰杭州南亭  
記曰今天子即位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  
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陪其四五焉實錄準五日  
救兩街先留寺兩所外更添八所注唐石刻云京師  
兩街各置十寺僧五十人蓋謂二年正月赦後非  
也今赦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唐初天下僧尼  
道士女官皆隸  
鴻臚寺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隸祠部開元二十四  
年道士女官隸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隸司封貞  
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後復置左右街大功德使  
東都功德使脩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  
年以道士女官隸左右街功德使會昌二年以僧尼  
隸主客太清宮置玄元館亦有學士至六年廢而僧  
尼復隸兩街功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改武宗之  
德使卽是年也

二書紀封  
諸王係四  
月

今祠部所給僧道度牒也 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

章事 辛酉立皇子溫為鄆王漢為雍王漢音美涇為

雅王滋為夔王沂為慶王 六月禮儀使奏請復代

宗神主於太廟開成五年文宗升祔代宗神王以親盡祧遷今請復之以敬宗

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為九代十一

室從之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回鶻

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及凍餒死所餘不及三千

人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烏介可汗自殺胡山之敗竄於黑車子族

今為其下所殺立其弟特勒遏捻為可汗撿奴八月壬申

葬至道昭肅孝皇帝於端陵端陵在京兆三原縣東十里廟號武



宗初武宗疾困顧王才人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

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縊武宗

之問王才人之死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柏

城之內考異曰蔡京王貴妃傳曰帝疾亟才人久

視帝而歸燕息處濃粧潔服如常日乃取所

翫用物散與內家淨盡持帝所授巾至帝前已見升

遐容易自縊而仆於御座下以縊為名而得卒舊紀

武宗葬端陵德妃王氏附焉李德裕獻替記自上臨

御王妃有專房之寵至是以嬌妬忤旨一夕而殞羣

情無不驚懼以謂上功成之後喜怒不測德裕因以

進諫在五年十月與王貴妃傳不同恐獻替記誤康

翰劇談錄曰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屬一旦聖體

不豫召而問之曰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若陛下

萬歲之後無復生為是日令於御前歌河滿子一曲

聲調悽咽聞者涕零及宮車晏駕哀慟數日而殞寔

於端陵之側此事恐正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

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郴州司馬恩州司馬崔

珙為安州長史安州漢安陸縣地京師潮州刺史楊

嗣復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珣為郴州刺史僧孺

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楊嗣復貶見二百四十六卷

之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

諫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僧孺宗

閔貶見上四年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離封州而卒離力

九丹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解平章事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肅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

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商翰之族孫也盧翰相德宗於冊黠戛斯可汗

與元貞元之間

唐紀六十四武宗



劉崇遠金華子雜編觀察作節度

雜編云母命取酒酬之曰

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變寇安南經畧使裴元裕帥鄰道兵討之帥讀日率以右常侍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右常侍右散騎常侍也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墮陷墮杜回翻下墜也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

綱目豈得以此三字在國上

有過不免捶楚捶止菜翻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迂景讓意迂五故翻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聽讀日廳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垂末垂也垂年猶言末垂之年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褫丑豸翻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為干偽翻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唐人謂貢院為場屋至今猶然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屬之欲翻主司校文主司也禮部侍郎知貢舉者是也曰



舊書紀奏  
係十一月  
會要同此

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  
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  
捷由是始及第冬十月禮院奏禘祭祝文於穆敬  
文武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太常有禮院  
帝於穆宗弟  
也於敬文  
武叔也  
甲申上受三洞法錄於衡山道士劉玄  
靜既杖殺趙歸真而復受法錄所謂尤  
而效之會昌五年劉玄靜還衡山十二月戊  
辰朔日有食之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

大孝皇帝上諱怡即位改名忱憲宗第十三子  
按通鑑書唐諸帝號自玄宗以後

皆以葬陵諡冊為正宣宗諡聖武獻文孝皇  
帝若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

道大孝則咸通十  
三年追崇之號也

大中元年春正月甲寅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

二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破回鶻也

石雄獨非破  
回鶻者乎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

鷹隼隼聳  
尹翻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

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

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賊及故

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

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

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左傳甯莊子之  
言為討邢發也衛旱討邢而雨

真本破上  
有屢字

陸本一上  
有者字



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

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兩省五品以上官自給事中中

書舍人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見

百四十六卷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

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考異曰實錄白敏中令狐絢在會

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抵

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

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令其黨人李咸者訟

德裕輔政時陰事罷德裕畱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

都按舊傳絢以大中二年自湖州刺史入知制誥鉉

以三年自河中節度使入為相此時未也實錄誤

今按通鑑所書令狐絢知制誥在是

年六七月之間湖州刺史有前字

德裕由是自東

都留守為太子少保分司分司東都也左諫議大夫張鷟

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冤滯今所原死罪無

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宐如馬植

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以植為刑部侍郎充鹽鐵轉

運使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

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為

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為門下侍

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

據二書紀亮已酉上宐

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觀通鑑所書則會昌大中之是非可見矣己



補夏四月  
三字

西積慶太后蕭氏崩蕭后文宗之母也武宗時五

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吐蕃論恐熱乘

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眾寇河西誘音西詔河東

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代北諸軍謂陁宰以

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

州破走之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為冊黠戛斯英武

誠明可汗使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

遇風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長而多髯髯如

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對曰

長子緒今為隨州刺史上曰堪為相乎對曰緒少病

新書令狐  
楚傳百官  
六宮五位  
裴廷裕東  
漢奏記同

奏記痺下  
有不任大  
用四字據  
傳有四字  
為是

風痺少詩照翻痺必至次子緡前湖州刺史有才器

上即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緡入謝上問以元和故

事緡條對甚悉緡徒刀翻上悅遂有大用之意為令狐緡

柄用秋八月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

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葬貞獻皇后於光陵之側

積慶蕭后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會要

勅親親樓號雍和殿別造屋宇廊舍數臨幸置酒作

樂擊毬盡歡數所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内存問憂形

於色突厥掠漕米及行商振武節度使史憲忠擊

破之考異曰按突厥亡已久蓋猶有餘種在振武

新書紀葬  
上有庚子  
二字

宣宗



九月丁卯以金吾大將軍鄭光為平盧節度使光潤州人太后之弟也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吳湘死見上卷武宗會昌五年丁亥敕御史臺鞠實以聞鞠實窮治其實也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潮州司馬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二百八十三員讀者至此以減者為是邪以於既減之後而復增者為是邪

舊書紀甲子作壬戌

案壬戌制此取新書

御覽皇王部無武字新書德裕傳右補闕作左拾遺

新書同傳石作碩舊書朗作郎

皇帝思相赦天下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為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冤丙寅坐阿附貶南陽尉史言丁柔立有是非之心南陽縣漢南陽郡所治宛縣地也隋改為南陽縣唐屬鄧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坐前不能直吳湘冤乙酉回左遷湖南觀察使亞貶循州刺史李紳追奪三任告身李紳已薨故追奪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己丑貶端州刺史回鶻遏捻可沃仰給於奚玉石舍朗仰牛向翻及張仲武大破奚衆見去年五月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

唐紀六十四 宣宗



二書傳貴  
上有名王  
二字貴人  
作貴臣綱  
目紀事本  
末竝同

種見二字  
音錯

異本鏡下  
有錄字陸  
本同新書  
令狐楚傳  
作書綱  
目治上無  
至字據全  
唐文太宗  
集綱目是  
也

據新書紀  
舊書諸王  
傳立上宏  
有三月二  
字舊書紀  
事係元年

存貴人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此

鵠使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邊捨等邊捨聞之夜與

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眾追之不及相

與大哭室韋分回鶻餘眾為七七姓共分之室韋有嶺西部

山北部黃頭部如者部婆嵩部訥北部駱丹部凡七姓悉居柳城東北近者二千里遠者六千里而贏

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

回鶻帥讀曰率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眾歸磧北猶有數

帳潛竄山林鈔盜諸胡鈔楚交翻其別部龐勒先在安西

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

見見賢遍翻回鶻至五季時入獻見者皆龐勒種類也種章勇翻二月庚子以知

制誥令狐絢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金鏡

書太宗所著也授絢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

不任忠賢治直吏翻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

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觀古玩翻

上欲知百官名數令狐絢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

吏部注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貪

上命宰相作具貪御覽五卷上之上之時掌翻常寘於案

上立皇子澤為濮王上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

處皇子之幼者處昌呂翻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

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

宣宗



二月丁卯朔奏記刑克禍福互位通鑑注辯正云注不言陽宅陰宅之說今相宅書以坎高震巽為東四宅艮坤乾兌為西四宅視人年命為吉凶意即陰陽宅之說乎

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說陰陽家所謂三刑謂寅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子刑卯卯刑子辰刑辰午刑午酉刑酉亥刑亥克謂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今陛下深拱法宮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賜束帛遣之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罷為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戶部周墀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馬植并同平章事并當作並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

舊書崩係六月己丑朔此取新書

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澳貫之之子也澳鳥到翻韋貫之元和中為相己卯太皇太后郭氏崩於興慶宮六月禮院檢討官王皞貶句容令唐太常寺有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員宋白曰貞元九年四月敕太常寺立署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員使為定額句容縣屬昇州宋白曰句容縣本漢縣以界內茅山本名句曲山因立名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即玄宗所起勤政務本之樓在興慶宮欲自墮上聞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皞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上大



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郭子

儀封汾陽王憲宗在東宮為正妃逮事順宗為婦憲宗厭

代之外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五朝穆敬文武

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

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

中使謝曰方為一書生所苦公弟先行弟與墀入至

敏中廳問其事見皞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皞孤

直明日皞坐貶官考異曰實錄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臣帥百寮

問太后起居己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纂位以憲宗遇弒頗疑后在黨中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寮上表請聽政不許乙酉又上表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禮院檢討

官王皞為潤州句容令舊傳曰宣宗繼統即后之諸

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附景陵后歷位七

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

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為汾陽社稷之

功未泯復鍾慶于懿安焉裴延裕東觀奏記曰憲宗

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

酷即位後誅鉏惡黨無漏網者郭太后以上英察孝

果且懷慙懼時居與慶宮一日與一二侍兒同升勤

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

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又曰懿

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

疏請后合葬景陵配饗憲宗廟室既入上大怒宰臣

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對云云翌日皞貶潤州句容

縣令周墀亦免相按實錄所言暴崩事皆出于東觀

奏記若實有此事則既云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先

下詔云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若無此事則廷裕豈

一本無下  
一字

今本無下  
一字

通鑑卷三百五

唐紀六十四

三



今本買上  
有於都下  
三字生門  
作死生門  
作闕

作延裕者  
誤廷或作  
庭

十一月七  
疑脫冬字  
孫下疑  
脫也字

通鑑卷之四十一  
唐紀之四

植謂棕曰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厚遇之棕未之信  
術士一日密言於棕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  
能救乞厚結之棕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  
為植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植至門方知感棕不知  
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棕謂術士曰貴人到闕  
作光祿勳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  
侍郎充諸道鹽鐵使棕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大  
后崩後棕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榜子索檢責宰相  
元載故事植論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  
能回上旨事遂中寢按植會昌中已自黔中入為太  
理卿按今年二月始為西川節度今不  
取按裴延裕後作廷裕必有一誤

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戶湖南觀察使

李回為賀州刺史崖州去京師七千四百六十里賀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三十里

前鳳翔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

政府即謂政事堂黑山烏嶺功並見上卷武宗會昌三年考異曰此出范攄雲谿友議彼以烏嶺為天

也井誤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曰曷日

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鎮酬之足矣蒲河中孟河除陽岐鳳翔

左神武統軍雄快快而薨十一月庚午萬壽公主

適起居郎鄭顥顥細之孫鄭細為相于元和之初登進士第為

校書郎右拾遺內供奉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

故選顥尚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

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唐制

公主乘厭翟車外命婦一品乘白銅厭翟車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

法戒以毋得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

違吾戒必有太平安樂之禍樂音洛顥弟顓嘗得危疾

通鑑卷之四十一  
唐紀之四  
宣宗  
三



張固幽閉  
鼓吹昏作  
親榘記室  
作婚無命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唐紀之四

大中三年己巳

三

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

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昏良有以也

亟命召公主入宮立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

罪上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自晉

嫂謂叔為小郎郎省悉景翻遣歸鄭氏由是終上之世貴戚皆兢兢

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壬午葬懿安皇后於景

陵之側非禮也憲宗不為正其始以致宣宗不為正其終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琮為太子賓客分司

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宋白曰清

其地即秦仲始所封九域志清水縣在秦州九十里

長興所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上見憲宗朝公

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外郎杜勝次對上問其家

世對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事見二百三十六

遙即除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上幸翰林

面除承旨諗式在翻以裴度相元和之功自足以賞

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

鄙尚婢婢遣其將拓拔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

藏降降戶

三年春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

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被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唐紀之四

宣宗

三



奏記御上  
有侍字

義翻八州洪江鄂

岳虔吉袁撫也

沒四十年老稚歌思稚直如丹尚

存乙亥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

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為御史 二月吐蕃論恐熱

軍於河州尚婢婢軍於河源軍河源軍在鄯州東宋

州東西本趙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

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

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

焚橋歸鄯州據河橋則兵敗而退者有歸路敗兵既

史言尚婢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

降高宗時吐谷渾為吐蕃所逼徙于鄯州不安其居

置安樂州以居之安史之亂吐蕃取安樂州吐谷渾

又徙朔方河東之境原州界有石門驛藏制勝石峽

木靖木峽六盤七關考異曰實錄涇原節度使康

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殺東道節度使奉表以三

州七關來降獻祖紀年錄亦云殺東道節度使奉表

國史叙論恐熱事甚詳至五年五月始來降此際未

降也又不云殺東道節度使且恐熱若以三州七關

來降朝廷必官賞之何故但賞邊將而不及恐熱蓋

三州七關以吐蕃國亂自來降唐朝廷遣以太僕卿

諸道應接之非恐熱帥以來實錄誤耳

陸耽為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

應接 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權倖求以使

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

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

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開邊謂經由是



據二書紀  
及宰相表  
四月下宜  
有乙酉二  
字案目錄  
乙酉朔

奏記速上  
有乞字

會安取原  
州係廿七  
日案廿七  
日己酉  
御覽原州  
下有城字  
會要同  
新書吐蕃  
傳朱叔明  
作李欽君  
緒作欽緒  
御覽作景

通鑑卷三百四

唐紀六十四

三

忤旨忤五故翻夏四月以墀為東川節度使以御史大夫  
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  
同平章事癸巳盧龍奏節度使張仲武薨軍中立  
其子節度押牙直方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  
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  
謝加檢校右僕射戊戌以張直方為盧龍留後  
五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李程見二百四  
十三卷長慶四年在鎮不治治直之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  
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帥所  
類上未之省徐州果亂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

人以義成節度使盧弘止為武寧節度使武寧士卒  
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候胡  
慶方復謀作亂復扶又翻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  
軍府由是獲安六月戊申以張直方為盧龍節度  
使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原州本治高平安史亂後沒于吐蕃  
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  
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長樂當作安樂宋白曰安樂州置於靈州  
鳴沙縣樂音洛下同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蕭關縣舊志屬  
原州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玘取秦州玘蒲瀾翻凡取言易也秦州本治上  
邽宋白曰時治成紀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

通鑑卷三百四

唐紀六十四

三



緒會要作  
文銳此與  
舊書紀同  
名係六月  
寰宇記同  
此紀及  
吐蕃傳詣  
關係七月

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為威州

宋白曰靈州鳴沙縣

本漢富平縣地後周立會州隋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唐神龍中默啜寇掠移縣於廢豐安城咸亨三年歸復以舊縣基置安樂州大中三年改為威州

異曰實錄云數已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延喜門在皇城東北

角六典皇城東面二門北曰延喜南曰景風延喜門則承天門外橫街東直通化門歡呼舞躍

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

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

配十處十處三州七關也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營田者

官給牛及種糧臣曰營田之名蓋緣武鳳翔宋白曰史

鎮戍課其播殖以助軍須謂之屯田其後中原兵興民戶減耗野多閑田而治財賦者如沿邊例開置名

曰營田行之歲久不以兵乃招致農民強戶謂之營田戶復有主務敗闕犯法之家沒納田宅亦係于此

自此諸道皆有營田務種章勇翻温池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

神龍元年置温池縣屬靈州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是年度屬威州縣有鹽池

皆倍給衣糧言衣糧倍于其他戍卒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

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

得畱難其山南劔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

復廣德以來西羌內侵山南巡內階成陷沒文州移治劔南西山諸州亦多有沒於吐蕃者按階州時

為武州宋白曰階州漢武都之地後魏平武都築城於仙陵山置武都鎮西魏始置武州大曆初與秦州

俱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復立武州景曆元年改階州冬十月改備邊庫為

延資庫備邊庫初置見上西川節度使杜棕奏取

舊書紀奏  
係九月此

通鑑卷三百八

唐紀六十四

宣宗



從新書紀

維州閩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

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見二百三十八卷元和五年以中原方

用兵謂方用兵於兩河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

順憲二廟尊諡以昭功烈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暴

忍喜遊獵喜許記翻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託言出獵遂

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繡為留後繡丑林翻

舊紀十一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軍人推周繡為留後四年九月周繡卒軍人立張允伸為留後直方傳

曰直方多不法慮為將卒所圖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延張允伸傳曰四年我帥周繡寢疾表允伸為

留後新紀四年八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張允伸自稱留後傳亦言直方出奔即以允伸為留後實錄直

方赴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直方至京師允伸知留後皆無周繡姓名今從舊書

目錄歸作  
奔二書張  
仲武傳同

拜金吾大將軍甲戌追上順宗諡曰至德弘道大

聖大安孝皇帝憲宗諡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

帝仍改題神主自天寶已來加上諸帝諡號己未

崖州司戶李德裕卒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奏取

扶州劉昫曰扶州治同昌縣歷代吐谷渾所據西魏

逐吐谷渾於此置鄧州及鄧寧郡蓋以平定鄧

至羗為名隋初改置扶州及同昌縣在長安

西南一千六百九十里廣德後沒於吐蕃

據舊書紀  
甲戌上  
補十二月  
三字  
己未先甲  
戌十五日  
王鳴盛曰  
據李衛公  
列集第七  
卷祭章執  
諡文德裕  
之卒為大  
中四年甚  
明新舊書  
皆誤說詳  
見于商權

通鑑卷之三百一十八 宣宗 三







